



悦读 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13-15

2024.11.13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这「红尘中的乐事」却不能永远依恃，大梦终究要醒——《大幻与终了》
藏刀——《不知是何兆头》
莫看传旨的太监「满面笑容」，哪回来找茬儿的客人不是脸上带笑、肚里
生理特点——《草胎木质林黛玉》
既是「草胎木质」的「草木之人」，身体上便有一些与「草木」相似相通的

钱眼红
QIAN YAN
GUAN HONG

草胎木质林黛玉

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述及林黛玉的前生，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一株绛珠仙草，幸得赤瑕宫神瑛侍者甘露灌溉，脱却“草胎木质”，修成一位女子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“饥则食密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”。

第五回“终身误”曲有“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盟”。绛珠仙子本是绛珠草，故称“木”，神瑛侍者为“石”。绛珠仙子誓曰“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”，偿其灌溉之情，即是“盟”。这一段情节发生在宝黛降临红尘之前，乃称“木石前盟”。

第二十八回，林黛玉说：“我……比不得宝姑娘，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！”甲戌本此处脂批：“自道本是绛珠草也。”

既是“草胎木质”的“草木之人”，身体上便有一些与“草木”相似相通的生理特点。

一是体质弱。表现为除了“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，必犯嗽疾”外，还有身形瘦、怕风吹、恐声响、睡不

不知是何兆头



第十六回说：这天正是贾政的生辰，正在欢宴，忽听“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”。把贾赦贾政一千人吓得够呛。却见那夏太监满面笑容进来说：“特旨：立刻宣贾政入朝，在临敬殿陛见。”说完，也不吃茶，扬长而去。贾政等不知是何兆头，只得急忙更衣入朝。

此时贾母闻讯，一家人“心中皆惶惶不定”，在大堂廊下伫立两个时辰等消息。后知是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、加封贤德妃。“于是宁、荣两处上下里外，莫不欣然踊跃，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，言笑鼎沸不绝”。

贾府只要一过生日，准出事。不出大事也得闹点儿什么出来。

比如：第十一回贾敬生日，出了俩事儿：秦可卿生病，贾瑞见熙凤而起淫心。

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，好好的看个戏，爱说爱闹的史湘云偏不看眉眼高低地跟黛玉开玩笑，说有个小戏子长得像她。虽是小儿女闹着玩儿，但直接引出来宝玉参禅。这对他最后“悬崖撒手”出家的结局来说，是一次重要的皴染。

大幻与终了



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喜欢捉对成影地出现，像大家熟知的“晴为黛影、袭为钗副”。其实不只主要人物、重要人物，就连打酱油的各类“卡拉米”也有此特点。

比如前八十回中，除了脏兮兮神秘兮兮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之外，先后还出现了两个道士。

先出场的是在第二十九回，端午节前，元妃安排贾府亲眷去清虚观打醮，出来个嘻嘻哈哈的张道士给宝玉提亲。到了第八十回，便又出来个插科打诨的单口相声演员王道士，绰号王一贴的，跟宝玉胡诌什么“疗妒汤”。庚辰本此处脂批：“王一贴又与张道士遥遥一对，特犯不犯。”

什么叫“特犯不犯”？是说一般写小说讲故事的，不会让相似的人物或情节重复出现，这也算是一种文学常识。而曹雪芹艺高人胆大，偏偏会故意安排出现这种影子式的人物或情节，读者看后非但毫无重复之感，还能体察出别样的新奇有趣。

稳等“毛病”。

第三回，黛玉初进贾府，众人见她“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，便知她有不足之症”。甲戌本此处脂批：“草胎卉质，岂能胜物耶？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勉强支持者也。”

宝玉说她“天生得弱，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”；宝钗说她“你又禁不得风儿吹，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呢？”（均见二十八回）。凤姐说她是个“美人灯儿，风吹吹就坏了”（五十五回）。兴儿也说她“一肚子文章，只是一身多病，这样的天，还穿夹的，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”（六十五回）。

五十四回，荣国府元宵夜放炮仗，“林黛玉禀气素弱，不禁毕驳之声，贾母便搂她在怀中”。

黛玉自云长期失眠，“大约一年之中，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”（七十六回）……

二是口味轻、味觉细。

二十五回，凤姐给宝玉、宝钗、黛玉送暹罗进贡来的茶叶。宝玉

第四十四回王熙凤过生日，闹出人命来，搭上一个鲍二媳妇。

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，大观园正在狂欢，忽然听说贾敬得道升天了。真是乐极生悲。

第七十一回贾母生日，大事没出，鸡零狗碎的烦心事一大堆，主要是邢夫人开始作妖，“嫌隙人有心生嫌隙”。

……

这天更是有事。按说当爹的过生日，大闺女封妃，这不是一桩天大的喜事来得巧吗，可是刚一听说太监传旨，全家却惊恐不已，不知吉凶。

七十多岁的老诰命老封君贾母在廊下伫立大半天等待消息，心中“惶惶不定”。她嫁入贾家五十多年，很是经历了一些“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”，很是明白那道传来的圣旨祸福皆有可能。荣华富贵、杀头灭门全在皇帝一个心思、一句话。

莫看传旨的太监“满面笑容”，哪回来找茬儿的客人不是脸上带笑、肚里藏刀——第三十三回，死对头忠顺亲王府来的长史官，见了

关于“特犯不犯”，我们待会儿再提。先说张道士那两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封号。

书中说，这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，曾被先皇御口亲呼为“大幻仙人”，如今掌管“道录司”大印，又被当今皇帝封为“终了真人”，各王公藩镇都称他为“神仙”。

所谓“替身”，旧时王公贵族有寄名为和尚、道士的，本人不在寺、观，而由别人代替，这种代人为僧、道者，就叫“替身”。“道录司”，有点像现在的道教协会。

一位有幸给当朝国公爷当替身的道士，道教协会会长，被两代皇帝赐予什么仙人、真人的名号，这似乎也没有什么稀奇的。

但先皇给的封号是“大幻”。幻即梦也。梦当然有好梦、噩梦、迷梦、梦魇之分。而“红楼梦”无疑是一场美梦、春梦，是那“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”的红尘中的些许乐事。“大幻”者，则无非大梦一场。

这“红尘中的乐事”却不能永远依恃，大梦终究要醒。“事如春梦

说这茶“不大甚好”；宝钗说“味倒轻，只是颜色不大很好”；连凤姐自己也说“尝着也没什么趣儿”，还不如她平时吃的茶好。惟有黛玉说“吃着好”，还要多跟凤姐讨要些。根据脂批“黛玉喜欢这茶，正因其口味清淡，她担不住口味厚重食物”的提示，我们想，因她自己便是“草胎木质”，故对茶叶之类草木味道，体察分外细致。在别人认为“味轻”“无趣”的茶品，她却觉得正好。

不仅是茶，五十二回，黛玉要把她房中的水仙送给宝玉，说：“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，我竟是药培着呢，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薰？越发弱了。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，反把这花香搅坏了。不如你抬了去，这花也清静了，没杂味来搅它。”因前生是“草”，故对那“袭人”的“花气”，也很敏感。遂建议不如让其去伴宝玉，又是一笔多用、一笔多义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：任媛）

贾政，也是从进门笑到出门，客客气气，一口一个“下官”“相求”“请教”，结果把贾政吓得死去活来，把宝玉打得死去活来；续书第一〇五回锦衣军来抄家时，也是赶上贾家设宴，进门时，贾府奴才正要通报，带队的赵堂官却说“我们至好，不用的”，说着径直就闯了进来，见了贾政，却也是“满面笑容”，还拉着手寒暄了几句，随后就封门抄了个人仰马翻……

人心叵测。天下最难测的，又是天子的心。这些年荣宁二府老太太的这些儿孙，精神状态如何，所作所为如何，她虽整天说“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聋，记性也没了”，尽量眼不见心不烦，但其实最有数的就是她。家势颓败、入不敷出，子孙不肖、安富尊荣，招灾惹祸、政敌觊觎——这么老牌的国公府，树大招风，有点儿负面新闻，耳目众多的皇帝没个不知道。何况又是“维吾尔族的姑娘——辫子一大把”。他们家要出事，那是分分钟就有可能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：孙鲁梅）

了无痕”。所以当今皇上给的封号便是“终了”。正是第一回里说的“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”，“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”，还有第五回“红楼梦”十二支曲最后一支的曲牌名——“好事终”。

贾家，或者说曹家，从“先皇”时代的“赫赫扬扬”，到“当今”皇帝白眼下的“盛筵必散”，不也正可以用从“大幻”到“终了”来形容吗？

名号中有“幻”字的，还有警幻仙姑，那是出来警示情海迷津中的宝玉和醉生梦死的贾府的。警幻仙姑引见给宝玉的众仙姑，“一名痴梦仙姑，一名钟情大士，一名引愁金女，一名度恨菩提”。“痴梦”“钟情”“引愁”“度恨”，隐喻的是宝玉爱情人生的四个阶段吗？

这样一看，与张道士“特犯不犯”的，除了天齐庙的王一贴，太虚幻境中这四位仙姑的道号，似乎也与他那“大幻真人”“终了仙人”的封号相映成趣。

（“悦听·滨州”——钱杰说红楼 朗诵：魏子雯）